

河北作家

屐痕心旅

我的旅行

陈德胜/文

近二十年来我的“旅行”纯是一种工作。前些年在一个电视栏目《中国河北》工作了十年,我几乎转遍了河北的各个角落。现在的工作栏目叫《乐游河北》,这更是一种“游”。我说避暑山庄我去了40次、山海关、老龙头我去了30次、苍岩山我去20次。最近总提“塞罕坝精神”,这个地方的春夏秋冬任何一个季节我都去了10次,你们信吗?两年前我去贵州和当地省民政厅的一个朋友吃饭,他说自己喜欢收藏铜器,我说你了解我们河北的铜器吗?你知道错金博山炉吗?你知道长信宫灯吗?你知道错金银四龙四风方案吗?他说不知道!我开始给他描述(有卖弄和炫富的口吻)。反正是他听得如醉如痴,临走这位朋友还送了我两瓶茅台酒,答应到河北来看铜器。

十多年前我曾拍摄过张家口阳原县的竹林寺,这座寺庙建于明代万历年间,坐落在青元山上,有千峰环向,若揖若拱之势。这是一个不被人知的地方,要跋山涉水、历经万难才能见其容颜。即使当地人,知道它的也不多。因为寺庙早已被毁,当然,我们拍摄的是一座废墟。上面有砖雕、石雕,最令人称奇的是寺庙壁画。我从一处破损的角度看,只这一处壁画,就有四层。节目播出后,我接到一个电话,问我竹林寺具体方位。说话的人语气诡秘,口音来自“盗墓者”居多的省份,我立即心生警觉,没有告诉他。我当然有些文物保护意识。我还有一个意识“自揭家丑”。有一次拍山西的王家大院,回到河北后我又拍摄了河北顺平的腰山王氏庄园,当时的片名叫《晋冀两王宅》,从历史年代、建筑艺术、奇闻逸事,我还说到了卫生环境。在山西的王家大院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、19572平方米面积里,我竟找不到一个烟头、一条纸屑。而在那时的腰山王氏庄园却是随处可见垃圾。在节目中,我利用主持人的话语给王氏庄园提了个醒!那时,当地人对我还很有意见。很多年过去了,现在的王氏庄园的旅游环境也一定不错。

旅游总与美食是分不开的,刚才说的去拍山西王家大院,当地人说,这里的面食就有100多种,所以,我每天换着吃面。猫耳朵、拨鱼儿、剔尖儿、臊子面等等,再配以二两竹叶青,每天吃得我是红光满面,如沐春风。到旅游目的地我总把吃放在第一位。一次去湖北的黄石,吃饭的时候上了一盘当地的田螺,去壳、辣椒多多,我甩开腮帮子吃了不少。吃完乘船去武汉,也许由于我北方人的肠胃不属于南方,反正是船上的厕所我是霸占了。夜航船,我是在厕所里度过的。最难忘的是喝酒,蒙古包里,有群蒙古族演员组成的敬酒歌手,他们的热情好客令我有些无地自容。一个人唱歌,另一个美女歌手给我敬酒,酒端过来,我一饮而尽。敬酒的女孩说,这里的规矩是歌没有唱完酒是不能干的。酒,还要继续斟满。于是我又干了一碗。随即,歌手又唱了一首

歌,我又喝了一碗。循环往复,我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。我成了“鸿雁,向苍天,天空有多遥远。酒喝干,再斟满,今夜不醉不还”了!

我去一个地方旅行,除了吃喝,还要到当地的书店买一本书,让店家在扉页上盖上章,以作留念。这种“盖章”的书,最近我整理了一下,武汉的居多,武汉我只去过三次,每一次大约能买上十本左右的图书。有一次我去河北的霸州,去了当地的新华书店,翻转了半天,也没有合适的书,最后还是买了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后来发现,这“三百首”我有十几个版本。这里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证明,我到这里来过。

还有一样东西证明这个地方我去过,那就是一双鞋子。1999年底我去塞罕坝拍节目,为了去那里,我特意买了双一家军队企业生产的皮鞋,里面是羊毛的,穿起来脚上出汗。我穿着新鞋就去了坝上。到了那里下起了大雪,雪很大,齐膝的大雪,煞是壮观。那个时候,这里已经有了滑雪场,到了滑雪场,首先要把自己的鞋脱了,换上滑雪板。这个时候,那里已经有几个外地人穿好了装备准备出发了。我脚踏滑雪板以后,就把新买的皮鞋放在了一边,开始出去滑雪。我从最高处的滑道飞驰而下,被摔得屁滚尿流。天渐渐黑了,我回到换鞋的地方,却没有看见我的新鞋。在我放鞋处,却有一双单薄的、破旧的皮鞋,而我的新鞋,屋里屋外找了几遍也没找到。这里已经没有人了,那几个外地的游客也不见了,我只好穿这双旧鞋吧!

我穿着这双鞋从塞罕坝下来,这双鞋我穿着倒是正合适,就是有点冻脚,穿着我的新鞋的那个人也应该是舒适或心花怒放。我祝福他,在大雪里行走,是多么暖和。(陈德胜,诗人,现居石家庄)

文艺志

“两性”话题

任美康/文

男性、女性,俗称“两性”。两性话题,掺进文学作品,常誉为永恒主题;融入日常生活,总令人津津乐道。

此刻谈及的两性,将不关涉男女。故而,可以预知,下边的唠叨,必是无趣之语。

前些日子,收读微信,通知聆听一场会议。议题有二,一为民族文学的地域性,一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。赫然“两性”,叫人熟悉而又隔膜。说熟悉,二三十年间,多次沐浴民族文学的雨露,如此两性内容,回回打头碰脸,已成绕不开的话题。说隔膜,正是张三来言,李四去语,揉搓的论点、论据,既不换汤,又不换药,用一个成语,叫老生常谈;借一句歌词,叫涛声依旧。新鲜感缺席的结果,所谓研讨,在多数人的连天哈欠中,常常沦为少数人的空谈。

事情的怪异恰在于此。凡关乎民族文学的聚会,不论级别高低,范围大小,“地域性”与“多样性”几个字眼儿,总会顽强而轻盈地,跃上主席台上方的横幅。这足以表明,民族文学得以繁荣,两性问题极端重要。地域性不可或缺,是忠于生活的一种坚守;多样性不可偏废,是艺术飞扬的一种创新。这也同时表明,民族文学前行艰难,两性问题难以破解。否则,何以连绵不绝的研讨之后,仍是主讲者口若悬河的高头讲章。诸如问题的提出、论述的展开、答案的抛出,数步程序,一套章法,已成

保留菜单,长年累月地讲下来,后继有人地讲下来,大同小异地讲下来,并让人看出,铁心不给听众一个收尾的指望。不少评论家口技非凡,将两性话题玩弄于唇舌之间。一忽儿举重若轻,站在文学的前沿;一忽儿举轻若重,站在思想的尖端。一嘴数用,且充满辩证,比方,断言“两性”奥秘无穷,各自独立是合理的,相互制约是合理的,彼此依存仍是合理的。若说你地域性浓了,必然缺乏多元观照,作品便降格为坐井观天;若说你地域性淡了,必然丧失故乡情怀,作品便成为无根之木。若说你多样性强了,必然追逐新奇时尚,作品便归类水上浮萍;若说你多样性弱了,必然坠入呆板沉寂,作品便形同枯枝败叶。总而言之,评论家质疑少数民族作家、作品,“两性”成为一把功能灵验的标尺。想说煤炭白,横竖有理;想说棉花黑,头头是道。

无论你写诗,写散文,写小说,都逃不脱评论家“两性”的质检。你的地域性,何以有了短处?你的多样性,何以有了缺陷,他们会煞有介事,同时又满面悲悯,一会儿用中医的传统术语,一会儿用西医的现代辞藻,反正让你有病无病,都免不了疑神疑鬼。

许多作者因此着急,如何是好?其实,很难讨好。人家指认你的地域性模糊,无非是坐实你的好高骛远;指认你的多样性欠缺,无非是证明你的

鼠目寸光。而所有的指认,最终,无非是标榜他们的身份非凡、眼神儿锐利。正是这样,无法测试、量化的标准,便带来永无结论的言说。

令人耳目一新的是,如此两性话题,近来颇有跨领域、大穿越的趋势。在一些并非民族文学的研讨中,地域性、多样性已开始探头探脑。两性话题像是一个框,又像是一个筐,拿来作品一套,一笼,一装,什么历史迭进,什么政治变迁,什么风物演变,什么宗教传承……全能侃侃而谈,高深至极,又简便至极。

我啰唆这些,想法很简单。民族文学写作者,故土的地域通常海拔不低,理应相信自己,天生就高人一等。对不思修行、却满嘴歪经的外来和尚,压根儿无须迷信。拿起笔,写你熟悉的、熟悉的地、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,写你内心的跳动,写你族群的共鸣。这可能才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。

当然,写来写去,即或终于写出了名堂,你依旧难逃评论家的纠缠。但幸运的彼时,他们再不会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,眼角眉梢,都会写满真诚的谄媚。有来道去地颂扬你,将作品的地域性及多样性,如何如何,做到了完美的呈现,以至于,让他们在阅读中,享受到接二连三的震撼。我并非无端虚构,而今的少数民族作家,但凡已经写出点动静的佼佼者,谁又没品尝过这类恭维呢?(任美康,评论家,现居天津)

浮世绘

办个移动自己的公司

闻章/文

我命也乖,正长身体时挨饿,正学知识时停课,害得我身材不高,学历也不高。身材不高,容易跟猥琐、促狭等字眼眼联系在一起,比如要贬武植,就先把他的身材弄小,变成武大郎,然后一切就变得容易了。学历不高,容易跟无知、浅薄、短视、卑下、无能等等的联在一起。古人形容才俊,除了用“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”这样的字眼外,还用“玉树临风”什么的,你说,让人惭愧不断愧?可恼不可恼?更可恼的是孔子的话,他说: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”,这句话比法官宣判还可怕。初读时想不明白,老夫子不也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”?他怎么就“移”了呢?后来读到王阳明对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”的注解,才一下子把一个死疙瘩给松开了,他说:“不是不能移,只是不肯移。”

学历低,经师少,有惑无人解,久惑成愚。真愚了,就不肯移了。同样一块石头,在别人那儿是台阶,在你这儿却成了绊脚石。同样几根跨栏,在刘翔那儿成为凭借,在你这儿却成障碍。同样被骂,在有的人那里成为激励,在你这儿却成仇恨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这即是

“不肯移”的。

那么肯移怎么移呢?子曰“学而时习之”,当然是学。跟谁学呢?跟师学。谁是师?教我者为师。谁教我?谁肯教我?谁肯教,只要你愿意学。不患无师,只患不学。若是想学,时时为师,事事为师。比如好人行善,善者为师,楷模在前,是在教我。比如坏人作恶,你别说坏人不是师,坏人在教你你别这样做,这样做就是朝死里作。好人的好,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好人,坏人的坏,是告诉我们千万别做坏人。坏人无心做老师,老师是善学的人看出来的。他是那位不要学费的老师。不但人,不但事,即便世间万物,只要你善学,又有哪样不是师呢?所以苏轼才作诗:“溪声便是广长舌,山色无非清净身。”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,都在做师范给我们看,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,学得明明白白。从而一点一点撬动自己,使劲往上移。

子曰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,早知道有这句话,我就不说了。(闻章,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